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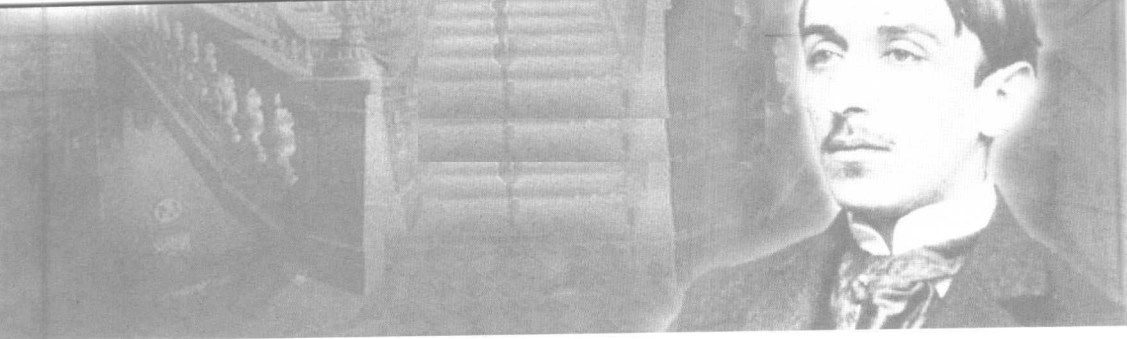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巴雷斯时代

[法] 米歇尔·维诺克 / 著 孙桂荣 逸风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巴雷斯时代

[法] 米歇尔·维诺克 / 著

孙桂荣 逸风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 (法) 维诺克著; 王一峰, 孙桂荣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6
(彼岸人文译丛)
ISBN 7-5343-7399-9

I .法... II .①维... ②王... ③孙... III. 知识分子—研究—法国—20 世纪 IV.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813 号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by Michel Winock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97 et 1999
图字: 10-2006-233

出 版 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 版 人	张胜勇
书 名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作 者	[法] 米歇尔·维诺克
译 者	孙桂荣 逸 风
责任编辑	浦 渊 熊 璐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 本	940mm × 640mm 1/16
印 张	55.75
插 页	12
字 数	7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全三册)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莫里斯·巴雷斯 (1862—1923), 1911 年。

“只要存在理性思考，就不可能统一思想；只能加强思想的感情力量。各种思想的源头，都存在一种感性状态。”



■ 安娜·德·诺瓦耶 (1876—1933)
“我思念您，夫人，也思念您那充满炽热与激情的目光。”
(巴雷斯致安娜·德·诺瓦耶，1918年)



■ 莫里斯·巴雷斯与弗雷德里克·马松和保罗·布尔热（中坐）在一起，1910年。



■ 巴雷斯出席在贡比臬举行的圣女贞德纪念活动，1913年。



■ 夏尔·贝玑（1873—1914）在《半月手册》编辑部。



■ 埃米尔·左拉（1840—1902）和雅娜·罗泽罗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德妮丝、雅克在一起。



■ 1908年6月左拉的骨灰移葬先贤祠。晋升为少校的阿尔弗雷德·弗雷福斯出席仪式，遭《高卢人报》编辑路易·格雷格里枪击受伤。

On écoute aux fenêtres le cours de M. Berg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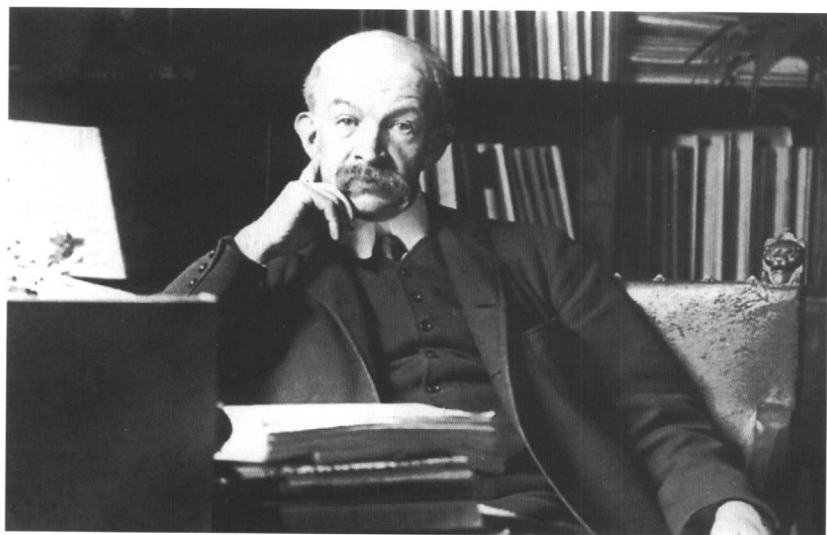
■ 亨利·柏格森 (1859—1941) 1900 年来法兰西学院任教, 对上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要想听他的课必须早到, 否则只好站在窗外听大师讲课。

图中的三个小框:

上面: 人们在窗外听柏格森先生讲课。

左下: 阶梯教室入口。

右下: 柏格森先生来到法兰西学院。



■ 吕西安·埃尔 (1864—1926)，自 1888 年起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馆员——“令人折服的博学者坐在他那巨大的写字台后面” (H. 布尔热)。



■ 乔治·索雷尔
(1847—1922)



■ 保罗·德鲁莱德 (1846—1914) 在他进行最后一次暴力尝试的 1899 年被刊登在《讥笑》报纸上的漫画形象。



■ 莱昂·布鲁姆 (1872—1950)
在《白色杂志》出版期间。



■ 儒勒·勒迈特尔 (1853—1914)，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祖国联盟主席，摄于19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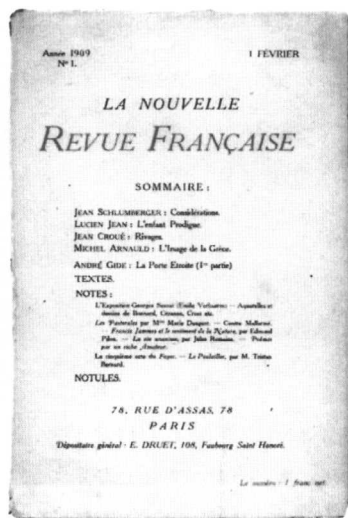
■ 阿纳托尔·法朗士 (1844—1924)，1896年。



■ 费尔迪南·布吕内蒂埃 (1849—1906)，文学批评家，《两个世界》杂志出版社长，共和党人，反德雷福斯分子。



■ 安德烈·纪德 (1869—1951)
1896年在阿尔及利亚。



■ 1908年出版失败后再次出版的“真正的”
《新法兰西杂志》第一期 (1909年2月)。



■ 这幅漫画 (1898年4月16日) 中的“知识分子”样子很像埃米尔·左拉，当时，他的第一场官司可以对“我控诉……”作者的判决而告终。

作者序

1954年,一年一度的龚古尔奖——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授予了当年发表《达官贵人》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实际上,这部小说的题目是引申的,因为,“达官贵人”一词是指古代中国在文人中间选拔的官员。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说描写的,并不是那些为国家效力的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后者今天在法国被称为“行政学院派”,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毕业于MPA,即国家高等行政学院);小说内容讲的是知识分子的事,即那些公开参与社会事务的作家、大学教师 and 社论作者。

“知识分子”一词是1898年,即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开始在法国使用的;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舆论产生了分裂,并成为一场危机的根源。小说家左拉深信,1894年军事法庭将法国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定为德国间谍的判决是错误的。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我控诉”的著名文章。几天之后,一批文学艺术界和大学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重审1894年的判决。未来的政府首脑、当时身为记者的乔治·克列孟梭十分赞赏这些文人和艺术家的行动,并称他们为“知识分子”。这个直到那时始终被当做形容词使用的词汇,从此变成一个名词。人们可以给予它下列定义:知识分子,指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

知识分子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一个为了成为议员或者大臣的

文人(如夏多布里昂、拉马丁或者雨果);如今的知识分子通过发表文章、签署请愿书或者出版书籍的方式来行使一种权力。在整个 20 世纪,我们都看到那些文人和艺术家通过“知识分子”的角色,捍卫和平、自由与人权。

开始时,“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是同义词。右翼总是讽刺知识分子。可是,由于右翼队伍里也有很多作家参与社会事务(如布尔热、巴雷斯、莫拉斯、德里厄,等等),所以,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右翼也终于接受了“知识分子”一词。从那时起,人们就看到,左翼知识分子和右翼知识分子之间总是不断地发生冲突,比如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 年法国战败以及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使右翼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同情法西斯主义——走了几年好运,但战争结束以后,这些人受到了肃清法庭的审讯和判决。

法国的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在战后遇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拥有胜利的光环;斯大林受到敬佩,斯大林格勒铭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于是,众多知识分子都站到了共产主义的大旗之下,开始为党服务。

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知识分子的行动变得更为成熟。正是他们揭露了一个“左翼”多数派所发动的殖民主义战争;是他们站出来抗议法国军人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实行酷刑。那个时候,萨特、莫里亚克以及无数其他知识分子,都站到支持为实现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进行谈判的斗争队伍当中。

当前,法国所遇到的问题是,在经历了 20 世纪的各种危机之后,是否还存在知识分子。随着米歇尔·福柯在 1984 年的辞世,最后一个“伟大的名字”消失了。不过,知识分子的活动涉及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关心妇女命运、同情同性恋者、声援“无身份者”),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有所影响。报纸向各种“自由观点”开放,让各种思潮自由表达。但是,站出来抗议或者进行说教的不再是那些“伟大的作家”。记者逐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与演员和歌手一起,正在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传播手段的解放,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从某种程度上说使知识分子变得无用武之地了。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越来

越多,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今天“大师”的权威变得相对化了。

不过,在法国,有些人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有希望。在一个越来越受到经济和金融控制的社会里,需要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已经不能再由教会,尤其不能由天主教会来体现,因为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这种精神力量选择了由知识分子来体现。在那些越来越充斥着“管理”,越来越缺少“理想”的社会面前,知识分子应该提醒大家普遍的道德伦理、真理、正义、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重要性。知识分子是否还具有影响同代人的能力?他们当中的一个,雷吉·德布雷,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里宣布了知识分子末日的到来,认为知识分子将只是一个自我欣赏、对那些自己无法理解的问题胡乱评论的社会团体。有人反驳他说,知识分子从自己存在的那一天起,就从未停止过参与自己并不擅长的事务:他们让人们听到一种抗议,一种愤怒,但并不奢望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世界。

因此,在 21 世纪到来的今天,法国人正在为知识分子的命运担忧。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段历史,但他们可能没有未来。对这个问题,没有人敢于断言:历史总是出人意料。

米歇尔·维诺克

告读者

本书试图追述知识界的历史——是从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复审时,“知识界”一词所获得的新含义的视角来追述,因此,这不是一部思想意识方面的历史书——最多是间接地描述思想意识的历史;更不是一部研究20世纪文艺创作活动的书籍。我们将描述那些使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等对峙的社会对抗。在这些人当中,当属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表现得最为活跃。我认为,有三个名字象征了三个时代:莫里斯·巴雷斯^①是德雷福斯事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象征;安德烈·纪德^②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象征;让-保

① 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 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其作家生涯与政治家生涯基本上同时开始。他的第一个“三部曲”《自我崇拜》:《在野蛮人眼前》、《自由人》、《贝蕾妮丝的花园》,从道德和社会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个人主义观点,公开表达了他的反叛意识,对同代人和后来的几代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889年巴雷斯当选为南锡议员。此后,巴雷斯逐渐从个人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并创作了《民族力量三部曲》:《背井离乡的人》、《对军人的呼唤》、《他们的面孔》,努力宣扬爱国主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尽管他相信德雷福斯的无辜,但仍然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为德雷福斯平反,是反德雷福斯派的核心。

②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纪德同情被压迫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追随法国共产党,同情苏联,被视为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由于他本人是同性恋者,且公开支持个人行为自由,又在作品中宣扬个性解放,蔑视传统道德,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作家,被视为不道德的作家,但也因为他的离经叛道,而被视为一位有革命意识的作家。纪德也跟巴雷斯一样,对同代人和后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前就有很多崇拜者,标榜自己是“纪德主义者”。但纪德在妻子逝世之后,发表了多年的日记,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矛盾和痛苦,表达了对妻子的内疚。纪德一生留下六十多部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有小说《人间食粮》、《蔑视道德的人》、《窄门》、《梵蒂冈的地窖》、《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散文《刚果游记》、《从苏联归来》。纪德于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罗·萨特^①是法国解放以后这一时期的象征。这三个人都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时代,并给后来的几代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任何历史著作的创作,都首先需要筛选素材。鉴于我无法详细描述这场知识分子战争的每一个战役,我只能选择其中含义最深的事件,不惜对这段历史中层出不穷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忍痛割爱。这位或那位作家在本书中的地位,不取决于他们的作品,而取决于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作用或者他们的代表性。

①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20世纪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存在主义的倡导者。萨特认为,人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生活在一个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行动才能给这种生活以某种意义。因此,只有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我们的思想,才能对我们的人生做出评价,行动是我们能够(或者不能够)使用我们的自由的证明。由于萨特既是哲学家,又是小说家,他可以用小说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使他那抽象的哲理能够得到普及,也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萨特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主张作家干预生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哲学家应当是“一个战斗的人”。同巴雷斯和纪德一样,萨特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才把这三个人作为三个时代的象征。萨特的主要代表作品为小说《恶心》、《墙》、《苍蝇》、《通向自由之路》、《词语》,剧本《禁止旁听》,哲学著作《想象力》、《情绪理论大纲》、《想象力的现象心理学》、《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文学评论《什么是文学?》等。1964年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领奖,他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和黄色炸药的发明人诺贝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倘若巴雷斯没有出世,倘若巴雷斯没有写作,那么,他的时代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我们也会与现在不同。我认为,当今的法国,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在文学创作方面“从事过”能跟巴雷斯相媲美的活动。我们知道,这种活动不能用一种学说或者一种程式套语来说明。然而,人们并不总是用学说来对其所处的时代产生真正的影响的。难道伏尔泰的作品里有过什么哲理吗?难道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里有过什么哲理吗?如同他们一样,巴雷斯创建的,向世人推出并被世人接受的,也不是一种体系的临时框架,而是一种更能深入我们的生活的东西,一种新的姿态,一种陌生的思想方法,一种崭新的感觉方式。

莱昂·布鲁姆

《白色杂志》,1897年11月15日